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恨海

第七回 巧應對安穩出危途 誤因循夫妻遭毒手

卻說伯和走近那小門，用手一推，是關著的。叩了兩下，不見有人答應。走得乏了，便靠在那小門之上略歇。歇了良久，隱隱聽得門內有人聲，側耳再聽時，忽然那門開了，伯和一閃，跌了進去。裡面四、五個人，都嘩然大叫起來，口中只叫饒命。伯和一想，自己頭上裹著紅布，所以他們認做拳匪，連忙把紅巾去了，向眾人作揖道：「列位不必錯疑，我是個逃難的。不信，你們且看，我手中並無兵器。我為的是跑乏了，在這裡門外歇歇，不想驚動了眾位。」那四、五個人互相錯愕，內中一個便道：「既然來此，也是緣分。當此兵荒馬亂之時，我們也不多他一個人吃，就留在這裡，一同躲避也好。」伯和大喜拜謝。便有一個人把小門關了。伯和看時，統共是五個人，問起情由，才知道這五個都是米店的伙計，這所房子，便是米棧，米舖子的門面，開在前面大街上，已被火燒了，燒倒了的斷磚殘瓦，把這米棧的前門堵住。這小門是個後門，後門外的小巷，是個極僻靜的地方，所以伙計們便躲在這裡避難。當下伯和與眾人通過姓名，便獻計道：「這裡既然是米棧，諒我們幾個人靠了所存的米，總不至於餓了。但是一旦被拳匪跟尋著了，總是不免。不如等到晚上，我們出去，把那小巷子的兩面，用磚瓦塞斷了，豈不太平？」一個人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是我們統共六個人，一晚上要塞兩頭的路，如何來得及？不如我們取些磚瓦之類，把這後門堵住了，便沒有人來，不信，但看前門，不是靠些斷磚零瓦堵住了麼？」

伯和道：「出去堵了，又怎麼進來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帶了梯子出去，堵了之後，上梯子從牆上進來。」眾人一齊稱妙。是夜如法炮制，把小門堵住了。從此伯和便在這裡避亂，每日只聽得外面槍炮聲響，到了夜來，只見紅光燭天，幸喜都在遠處。六個人昏昏沉沉的，過得日子也忘了，時常聽得前門外面，有多人走路的聲音，後門外面卻是聲息全無。

約莫過了有一個月光景。忽然一天，聽得外面炮聲震天，比從前響的格外厲害，隱約聽得外面有許多哭喊的聲音。自此次之後，便一連十多天不聞聲息，不過偶然有一兩響罷了。伯和道：「一連好幾天不聞聲息，外面想已太平了，我們不如設法出去罷。」那五人齊聲道：「若是太平了，我們東家豈有不來看棧房的道理？一定還沒有太平。」伯和道：「兵亂以後，那裡便急著來看棧房？且避亂是沒有定的，也有許多跑的遠了，沒有回來。你幾位沒事的人，可以在這裡等候，我有事在身，打算先出去了。」五人道：「門也堵住了，怎麼出去？難道再扒挖一次麼？」伯和道：「這個我也不敢勞動，但求借我一梯子，等我上到牆上，把梯子提到牆外下去，要煩一位收梯子進來罷了。」這五個人，知他去志已決，便依言送了他出來。

伯和逾牆出了米棧，走出了小街口，只見滿目荒涼，房屋盡皆燒了，剩了一片瓦礫。路上還有許多死人，血肉模糊，十分狼藉，暗想：我是在萬死之中逃出一生來，這是那裡說起的僥倖。正在低頭覓路，忽聽得背後一聲吶喊，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洋兵，手執洋槍。伯和發腳便跑，忽聽得一聲槍響，自己便跌了一交。正待爬起來時，那洋兵早走近身旁，把自己所用剩帶在身邊的幾兩銀子搜了出來，拿了揚長而去。伯和等他去了，便起來往前面走去。忽覺得身下甚濕，低頭一看，右面大腿上流出許多血來，穿的那單馬褲上，破了一個焦洞，才知道是著了槍子。此時那裡去覓傷科，匆忙之間，就在地下抓了一把土把傷口按住，再往前走。走不多幾步，覺得大腿濕了，扭過頭一看，見血流如注，褲子後面，也是一個焦洞，又抓了一把土按住。望見前面有一處，許多房子相連，並無火燒痕跡，便望房子裡邊走，卻是一條大街。兩旁店舖，一律的關門閉戶，好不蕭條。此時覺得傷處疼痛，一步一捱的，希冀遇了個人，求個歇息的地方。只管四面觀望，忽見一家店舖，排門雖然上好，卻有兩扇微開，似是虛掩未上拴的。走過去輕輕一推，隨手而開，便問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

問了三四聲，不見答應。伯和此時覺得痛極，也不管甚麼，捱身進去，回身掩好了門，便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定。坐了良久，不見一人。捱到後面窺探，只見後面一個院子，院子裡面，三間平屋。廂房便是廚房，鍋灶塵封，像許久沒有動用的樣子。仗著膽，走到平屋裡一看，也不見一人，只有八個大衣箱放在地下。回到鋪面上一看，原來是一家藥店，竟是空無一人的了。於是先把門下了拴，在櫃內搜尋，見了些熟地、黃精之類，便拿來歸在一處，打算把他代糧，在此權過幾天。又搜出好些膏藥，便不管對不對，先拿兩貼在傷口上貼了。自家仔細體察，方知這槍彈中在大腿旁邊的肉上，幸而未對著骨頭，便穿肉而過的。貼了膏藥，便走到平屋裡去。

把衣箱提了提，卻是很沉重的。旁邊一張牀，無褥無席，只得掃了灰塵，胡亂躺下。從此就在這藥舖裡暫時躲避。

過了五六天，總無人來，那傷口慢慢的好了。卻是那可以代糧的藥也要盡了，打算舍了此處，再奔他處。忽然一天，外面打門聲甚急，心中暗想：不好了，這是主人來了，如何對付他呢？忽又聽得門外說話的聲音，不是中國人，心中益發害怕，不敢開門，只坐在裡面平房裡發怔。此時外面打門之聲更急，再聽時，竟不是叩門，是拿重東西撞門的聲音，益覺慌做一團，不敢轉動。忽聽得「砰訇」一聲，門已開了，闖進了一群人。定睛看時，五個是洋人，兩個是華人。五個洋人都拿著洋槍，先在鋪面上看了一遍，然後一同進來。伯和此時走投無路，暗暗叫苦道：「今番死也！」那洋人看見了，便嘖嘖咕咕說了幾句話，旁邊那華人便傳話道：「兵頭問：『你是甚麼人？在這裡做甚麼？』」伯和知道這華人是個通事，頓時生出機變來道：「我是這舖子裡的伙計，東家避亂去了，叫我代他看守鋪戶的。」通事轉告了洋人。又問：「你守了多少日子了？」伯和道：「一個多月了。」通事又和洋人說了好幾句話。又問：「你莫非撒謊？這一個多月你吃甚麼？喝甚麼？」伯和道：「我一月以來，只吃些熟地黃精之類當飯；噉點烏梅代茶。」說罷，在牀頭上取出熟地、烏梅給他看。通事又與洋人說了好幾句。那洋人又取那烏梅在舌尖上舐了一下，笑了一笑，又說了幾句。通事便道：「兵頭說，『難得中國有你這等好人。』你這裡有甚麼貴重東西？要到那裡去？你說了，兵頭給你照會，送你出境。」伯和道：「也沒有甚麼貴重東西，只有這八口箱子。我和東家都是廣東人，東家先回廣東去了，臨行時，叫我得便代他帶這八口箱子回去。」通事吃驚道：「怎麼你是廣東人，一口的北邊話？」伯和道：「在北邊多年了。」

通事道：「如此我們是同鄉，不知你還會打鄉談不會？」伯和道：「如何不會？」便和他說了兩句廣東土話。通事大喜，又對洋人說了。那洋人便在他衣袋裡取出洋紙、鉛筆，畫了許多洋字，交給伯和。通事道：「這個便是照會，你拿了這個，有洋人問你，你只要拿給他看，便沒有留難的了。你在這裡等著，我叫人來代你挑了箱子，到至河沿，僱了小船，駁到大沽，便有煙台放來的運船，可以附了到煙台，再附輪船回去。」伯和不勝之喜，謝了又謝，送出大門。

不一會，果然來了十多人，口稱奉了洋大人之命，來代搬行李的。伯和便叫他們把八口皮箱扛了，逕扛到至河沿，叫了一隻小船，運將下去。眾人便要散去，伯和叫住，解開了腿帶，取了一片金葉，給作扛力錢。眾人歡呼拜謝而去。這裡小船，便搖向大沽去。

一路上有那洋兵巡哨小船，伯和都拿出照會給他看，他看過了便放行，果然沿途無阻。得到大沽，果然泊了幾十號運糧船。伯和便上了一船，叫人把八口皮箱搬運上來，揀了一席之地坐下，又取了一片金葉，謝了小船戶。此時倚定船艙，回想自出京以來，以至今日，猶如做夢一般。同船之人，無非是流離失散的，也有失了子女的，也有失了父母兄弟的，如今聚在一起，真是「流淚眼看流淚眼，斷腸人對斷腸人」，一個個都是愁眉雙鎖，短歎長吁。伯和對此景象，也不免勾起心事來。念著父母兄弟，不知如何，棣華母女，不知流落何所。想到這裡，也自淒然不樂。又默念到我憑空撒了一個大謊，被我謊了八口大皮箱，正不知箱中是何貴重之物。倘都是金銀寶貝，這一注財，也發得不小。想罷，又不覺暗暗快活起來。在船上坐了十多天，和同船諸人家訴說一切，倒也不甚寂寞。直等到人坐滿了，方才起碇出口，向煙台駛去。船到煙台，伯和解下兩片金葉，代了船價，叫了駁船，載了行李，起岸，入了客棧。推說亂離中失了鑰匙，叫銅匠來開了鎖。原來八口皮箱裡面，多是細軟、衣服、金銀、首飾、珠寶之類，不覺大喜，便打算到上海去。恰好隔壁房裡，有一個販棗客人，姓辛，字述壞，寧波人氏，他向來走東昌販棗。今年因為北方擾亂，棗價

大落，他趁便多辦了些便宜貨，都已發付南下，此時住在棧裡，正等輪船回上海去。伯和因為一人寂寞，未免同他扳起話來，知道是到上海的，便相約同伴。不一天，有了輪船，便一同動身。

到了上海，便同住在洋涇浜大方棧裡。安放行李已畢，便到丈人張鶴亭的洋貨字號裡去，謁見丈人。誰知問起來，張鶴亭因為紀念家眷在京，於五月初間，附了輪船，到天津，取道進京接家眷去了。伯和只得回棧去。從此便留在上海，與辛述瓌一起住下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陳戟臨自從打發大兒子護送白氏母女出京去後，便把家眷搬到東華門外錫蠟衚衕居住，以為此地逼近禁城，可以稍為太平。過了幾天，風聲更緊，戟臨屢次打發小兒子仲藹避去，仲藹只是不肯，說道：「侍奉父母是人子當盡之職，處常尚且如此，何況處變？當此可危之時，若做兒子的舍父母遠去，則做父母的何貴有子？若說是恐怕同死無益，不如逃出去以存宗祀，則哥哥已經出京去了。父母身邊，豈可無人？」說得戟臨無奈，只得由他守在身邊。

到了十五那天，宣傳董軍入京。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在永定門外被董軍殺死，義和團與董軍聯合做一氣，與洋人為難。

街上往來的，無非是義和團，東交民巷一帶，麇聚的更多，輾便攻打使館。錫蠟衚衕一帶，義和團往來不絕。戟臨從此便連衙門也不敢上，每日只關上大門避亂。屢次叫仲藹逃避，仲藹道：「父親若叫孩兒一人避去，孩兒死不敢行。據孩兒的意思，莫若父母一齊出京避亂。雖說是不准告假，究竟功名與性命相較，還是性命要緊。工部又不是守土之官，何必在這裡守著？何況這場亂事，實是王公大臣所召，我們何必同他一般見識？」戟臨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究竟有個責任。倘若是大家都往處一跑，這部裡的事有誰辦呢？我這幾天雖然不到部，如果有事，他們還可以送個信來，我還可以辦得。到了十二分危險的時候，再走未遲。」仲藹見說不上去，只得罷了。

又過得幾天，又宣傳德國公使被義和團殺死。董軍旦夕便攻使館。仲藹又勸父親走避，戟臨只是不允。又過了兩天，京報上載了一道上諭，足有六百多字，無非是痛罵洋人，獎勵義和團。戟臨歎道：「照這上諭所說，欺凌我國家，侵犯我土地，洋人固然可恨，但何不商量一個對付之法，振刷起精神來，力圖自強，自立於不敗之地，然後再同他計較。徒然召些亂民，要與他徒手相搏，又有何益處呢？」仲藹道：「這個上諭一下，便是與了洋人一封戰書，大亂就在眼前，父親還是快走罷。」戟臨道：「且再過兩天，倘是風聲過緊，說不定也要暫時走避的了。」說猶未了，忽聽得門外一片喧嚷之聲，家人報說：「是董軍經過，義和團也雜在其內，往交民巷攻打使館。」仲藹便道：「父親還是作速走罷！再作觀望，恐怕來不及了！」戟臨也急了，便叫李氏收拾細軟，準備明日動身。

是夜忽然聽得遠近一片喧嚷之聲，火光冲天而起。仲藹忍不住，便出外去打探，只見街上往來的，沒有一個不是義和團，擁擠的不堪，口中亂嚷：「燒教堂！燒使館！殺毛子！」走到前門大街，望見火光還在西面，不敢走遠，便自退回。及至來到家時，只見重門洞開，心中大疑。連忙進去看時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要知驚的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